

游藝塾續文規

游藝塾續文規卷之七

趙曰逸農袁黃坤儀甫輯

門人劉有執無競甫閱

男索天啟若思甫訂

嗣男葉紹袁仲韶甫

全校

姪孫素祚熙載之甫

洪陽張先生論文

文所以費心之精蘊也心不靜不文心不純不文心
不達不文

凡題目一到手須先默會題旨一篇體段及文之光景具在胸中然後下筆則文理貫通自成一家高手若粒逐句杜撰文必不工

作文是替聖賢說話必知聖賢之心然後能發聖賢之心有一毫不與聖賢語意相肖者非文也譬之傳神然眉目鬚髮有一毫不逼真者非為良工

文章光景能得真趣者隨處有悟凡青山流水光風霽月鳶飛魚躍之趣皆文机也得此趣者可稱解言人所不言非奇也發人所不能發真奇也發理精

透即此為

作文須有

趣

者天然之趣也

此可與知者道

苟天趣未動文自索然

主司看文如走馬看花須七篇一氣呵成有行雲流水之妙更無一毫滯礙此青錢也萬選萬中矣

作文要知所忌則文自工忌粗忌俗忌庸忌泛忌弱忌冗忌生忌空忌疎忌促忌險忌穉忌滯忌板忌晦忌混忌淡忌顛倒忌斷絕忌雕琢忌詭忌啞忌贅忌澁忌拙撰忌套忌合掌忌疊床架屋精則不粗雅則

不俗俊則不庸切則不泛健則不弱潔則不冗駿則
不生寔則不空密則不疎暢則不促平則不險鍊則
不穉順則不滯活則不板顯則不晦醒則不混有味
則不淡妥貼則不顛倒貫通則不斷絕自然則不雕
琢正則不詭音律明亮則不啞便則不贅滑則不澁
典則不杜撰清新則不套流水則不合掌詞意变换
則不疊床架屋

題目上字一字不可遺題目中意一意不可少苟有
遺失是謂添漏

今人作文多為艱險之句自謂新奇而不知其為怪
多為鉤深之意自謂精透而不知其為詭多為摹衍
之調自謂昌大而不知其為浮多為生澁之語自為
莊健而不知其為枯多為輕佻之談自謂員逸而不
知其為野多為庸俗之詞自謂平正而不知其為腐
此皆嫫母而效顰西施者也誤矣

題常則意欲新意常則語欲新

題典淺三字題與典人則知之獨淺字人不知則失
于太淡蓋淺非膚淺對根深而言耳

續文苑

卷七

七

讀書有三到眼到口到心到作文亦有三到氣到神到識到

舉業有三多研旁多琢磨多商量多明經察理為研旁擇思撰如琢如磨虛懷就正為商量

破欲渾而切承欲簡而盡起講欲含蓄而冠冕提掇欲明而爽正講欲典雅而精透清俊而渾健過文欲員逸小束欲有關鍵有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勢有一唱三嘆之音大束欲題外生意有斷制而調古一篇如一腹一股如一句此一氣呵成如行空天馬

獨步文場矣

定宇鄧先生論文東一通

文章家有正有奇如此題應上下做虛實做輕重做對做串做斷做不牽不強詞平氣平此便是正但做得有把握有挑剔有點綴有起伏照應有休認發揮不俗不浮理到意到此便是奇令人以淺薄疎庸為正却喚做水平箭豆腐湯以險怪迂誕為奇却喚做打空拳說鬼話不知文章家正不如此所謂智者賢者過之愚者不肖者不及也

月峰孫先生論文

大都舉子業門路宜正不宜襍思致宜沉不宜浮記
誦宜精不宜多結構宜雅不宜俗先選經書程墨二
百餘首分作二冊次選論十餘首表三十首都作二
冊次選鄉會程策五十餘首墨卷參之作一冊又選
先秦兩漢百餘首韓柳歐蘇參之分作二冊摠韻以
書彙留置案頭旦暮取而誦習之循序致精周而復
始目無他視心無他思口無他念令彼精神命脉收
作吾心故物而吾之精神命脉更不知從彼得也由

是取近時諸名家閱之妍媸得失舉莫能逃由是過
題一揮操縱閤闢無不如意文机一發生意勃々飛
動便從清虛圓轉一味妙悟着工夫以精神代色相
以議論當鋪排以虛景為寔際是謂正覺是謂上乘
是謂化境如其未然筆不如手語不達意直是心實
未開取材未富姑且將近時名作翻改百餘首借此
一途以熟吾筆々々既熟每過題到手便有一段光
景一副說話從此料理漸登妙悟前所翻改又脫落
無遺矣大抵此事由苦心入之由契心取之由無心

得之絕與有事勿忘勿正勿助相類久而習之當有味乎斯言也然此就文机括言之耳尤有先一着工夫在看書時体認題旨是已余嘗謂文之精意不在時文而在傳註不在傳註而在本題不在本題寔字而在本題虛字不在有字句處而在無字句處姑取一題試觀之其精神有從上文來者有從中間暗伏者有從下面含蓄者此等可以心悟而不可以言求可以神描而不可以象得也惟体認題旨精而思之涵而泳之則鬼神將通之聖賢口語直是吾胸臆耳

如此作文有不妙絕一世耶

具區馮先生論文

評文体者亟言平淡矣而平淡可易言哉坡公云漸
老漸熟乃造平淡非平淡也絢爛之極也平淡必始
于神奇而偽平淡則反神奇今之士薄偽平淡競趨
偽神奇而衡文者又薄偽神奇并收偽平淡蓋兩失
焉故余之衡士不急体之正而急真如種子一粒
入土時至氣行將暢為枝葉騰為菁華此何惡于神
奇而薄之薄真神奇吾以為必不識真平淡昔人論

治曰太上曰之其次和道之最下者與之爭是余所以切磋諸士意也

澡川蕭先生論文

不佞質故拙無以踰人第自念有敏拙者質無通塞者心非質之虞不竟厥心者殆也此心之体本自靈明惟不靜不生不一不達不虛不擴不佞廩々焉髣年受書謹奉父師之教株守一室命曰惜陰不試事終歲不趾戶外一切俗累不只看于心且無所接于耳目者所稱習靜其庶焉比執筆為文雅不喜卑

弱浮蔓語沉思題意良久華乃下會有自適者又題
沁于詞軼于格費人思索贅人齒牙無益也有一于
此即斥之大不當輒棄去之久且更圖不得于心不
已按題一若臨場之命視所製不當主司握管而雌
黃之即欲二三其心不能矣一二勝已奉為嚴師就
正間有所可者喜而愛之思所以可而充之所否者
喜而愛之思所以否而去之尋附鄉書之末而吟吾
諷咏不敢自以為足也虛心者宜莫若不佞矣下帷
十年精力大竭人不無以過苦見詰則直應曰吾墳

故拙不得不爾也而固是以脫離于華覲之苦夫天下未有紛擾放逸盈滿其心而能有濟者亦未有寧靜專一冲虛其心而有不濟者士子試以舉子業驗之無時無處無失其所以為舉子業之心焉足矣
九我李先生論文

日月易邁不可著一姑待念頭此古今學者通病又今會場机局全要脫盡陳言明目張膽各寫其胸臆須與極力鏖戰一場我不肯放了他、總肯放我
學天下繁華處豈能杜門掃軌自同寒蟬第間事不

無可省處寧疎毋周寧朴毋華寧簡毋緝要以聚精
神于業毋令它有所分不勞則不可以休不靜則不
可以動

近來器業固微與舊調不同然不過就題發揮務令
精透而間稍緣飾以古文詞毋入于稚庸淺薄而已
彼以恠僻為奇以叫囂為豪以詰曲聲牙為古何論
時文即古文亦豈若是文軌撤甚正更不用過求第
時、拈弄使文机負熟而嘗觀子史諸書以佐之蓋
古人極善發揮善模寫善張皇有章法有句法誠得

其原味法度啟口容聲自然不同矣

今天下之文競趨于奇矣夫文安所事奇為哉古聖
賢所為文若典謨訓誥風雅禮樂之詞明白如日月
正大如山嶽渾乎如大圭冲乎如太羹玄酒而其和
平雅暢如奏英韶于清廟明堂之上金石相宣宮商
相應清濁高下莫不中音也安見所謂音者哉彼為
奇者其立意固薄簡易卑平淡將跨張區宇蹈軼前
人以文雄于世而不知其滋為病也扶隱宗玄雜取
異端奇袤之說以恣其誇正學之謂何則理病務窮

宵晦闇六律令人三四讀不能通曉以是為深湛之
思則意測佶屈聲贅牙至不能以句若擊腐木溫鼓
然則聲病決裂偃飮離而不屬澁而不貫則氣病而
習尚頗僻不軌于正途令大雅之風為斲則又為世
道病也而皆起于奇之好夫文安所事奇為哉彼將
曰吾惡夫卑者也吾惡夫弱而不振者也吾惡夫
淺而然味者也而不知所謂又休者自非卑弱而淺
之謂也明白正大渾如冲如和平而雅暢之謂也矯
卑而務高之矯弱而務激之矯淺而務深之壞文休

均耳抑又甚焉何者趨而之彼者第孤陋歎啟之人
趨而之此者多聰明博洽之士彼之壞易知而此之
壞易眩也是以君子主張世道秉握人文則憐于
正文軀止文體則莫若明示天下以所取舍使人望
表趨夫周鼎商彝之器貴于庭則淫巧之工輟矣黃
鐘太呂之音作于堂則侏優之樂廢矣誠廣厲學官
風以

聖天子宗雅返淳德意令士以通經學古為高一切
禁絕所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而專責于

督學使者久其任而考成焉歲登士悉取大雅勿使
奇詭者與其聞而諸所錄以獻之文務粹然一出于
正明操進退賞罰之權以振刷之則天下士未有不
矚然顧化竭蹶而從風者也昔昌黎氏以布衣起八
代之衰歐陽子一持衡而變鉤棘為平易化險怪為
渾厚貞元嘉祐之文號稱至道兩公之功為多嗟乎
天下有兩公者則胡憂文體之不正也

王端蒙先生論文

文章最上乘曰妙悟人病求妙悟而不識妙悟

非高深之謂易簡之謂也。人不能鏤空畫天，亦烏用鏤空畫天而反尊可鏤可畫者？雖為天與空可乎？文有題，有竅一竅已具，萬竅而必將心覓心，象外起象，譬如衲子不尋着衣喫飯家風，而先注心于纓絡宝珠，不足當蝦蟆禪。況云悟耶。

石簣陶先生論文

予生平喜人讀古書而憎嚴其語。每誦之曰：汝食生物不化耶？希有曰：化豈易言哉？易曰：擬議以成其變。成而不見，化也。文入化，度自非精深內融神光外溢，又焉區區以學問為長者？不能聞先輩云：馮開之

作文深構妙想寂如老禪常至嘔血有孫三月方得
一首人詰其故曰不如此場中不得力之不可綴吾
會文終日不成一字曰未得文机姑置之不可綴吾
手吳曰之終日不坐一室不操管不對卷而神游天
表思之至忘寢食湯霍林自云辛卯以前為文頃刻
千餘言讀之或環堵而走指屋類萬物狀然學者安其
速一藁就形凡為枯鳴呼化豈易言哉然學者安其
陋更相謬誤以為新奇而文體日下其卑者撫取殘
餽語歲飾固陋而材者力足以獨運顧猶不敢自信
其心手必寄徑焉主司相顧無如何則鍊節目以徇
之上方謂勦嚴庸熟而下反謂奇禁之則曰黜奇有
所取而不能無所畧則曰上固好奇也而謬我不知

不知彼所指者主司固嘗嘗之而特不可棄耳吾願從事斯文者開胸探腸一一自巳出毋徒寄人廊廡下食其唾其為平與奇且無論焉可也

文有意到有語到古之人蓋亦有意至而語未至者矣夫瞭然于心胸之間而詞不能宣故繁而不約偏而不負繁似博偏似奇凡專與奇殆亦古人之病也而其善不在焉今之效為古詞者烏能詞哉詞者意之極而淡者詞之極也其入深者其出必淺其造端也甚難其成章也似易不知者率然而讀之未能知

其工也蘇子瞻云楊雄好為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
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文有以艱深而真淺易
者楊子雲是也則豈無似淺易而真艱深者乎蘇子
瞻是也今之為古詞者已未能病而易古人病之焉
轉相易以為舉業而陋益甚累篇連牘而已未嘗實
一語吾何由窺其意哉而又自喜以為奇博為艱深
噫其亦過矣

霍林湯先生論文

文要于一是一是而百態廢矣今語人以神奇而人

馳之語人以是而反唇也夫神奇則一才情之任耳制義以來能有凡是哉儼諸子易擬聖難即今是者吾尚未敢徵而意言象貌各極態而儼則惟其有之謂也

吾異夫今之為文者已則無句而借人舌也借于舌則卑吾直以舌代聖而反下借諸子則益卑又雇唾之餘也何今之矯然自侑豪者不羞人餘也

天下之不思而得者蓋亦寡矣文之為道要以思其不思擬聖者也思以無而聖以極而無故人之靡態

不有而出之無跡可握此之謂善擬此之謂文合之
為文者思則烏有而覈人魂詞夫有詞而巳病思有
思而巳閒聖人况夫思與詞俱卑之人為政哉

文之平奇皆善物也作者不能平相與輟重奇夫重
奇者非真奇也靚粧冶服觀者慙目焉西子即洗妝
美矣當其景傳神合標妙義于目前吐微言于胸內
人人若意所欲出又意所不到而足極人文之致矣
何必奇政何嘗不奇也

予得太乙卷浩博奇妍似長于縱橫者以其才而亟

收之然予平居論人意遠情真貴在筆墨之外不欲
以才見也取太乙舊語視之平蘊而徐引落、焉庶
無呈妍逞博之態嘗見以為今人之雄急射名而好
鬻衆不問雅俗羅而為奇及其卒然之試時不暇鍊
則襟出盜以見穢而得氣易涸多應則更貧又間者
聞禁而始易步以狗之失其故矣是以兩岐俱廢以
太乙其才使不能力自洗削豫以磨折其雄而徒自
矜也縱而出之豈有既乎伏祈于素持滿而始發太
乙可謂善用才也今好太乙卷者必以為勝舊語矣

合兩者觀之而文之變始見為才士者宜有以自處
矣

鄰初顧先生論文

文章之妙不在排比鋪張第一義在認題說理題認
真即一二語當足使亂者解隱者顯它人即煩其詞
說終不勝也其行文之妙不在寔景在虛景不在此
語在彼語色飛颺解政如西子太真即其佐帷昵枕
雖復淫靡餘味索然不若無意中停眸一盼反使人
神情欲死耳

希有一日與余談藝甚劇具道古今文無二種法不同而用法同如詩家能以古詩法作律詩畫家能以大字法作細字乃可以語變詭次且稱蘇子瞻文以為最古余蹶然起謬難之曰誤矣是今人所謂弱者也蓋置之而學秦漢希有曰惡是殆非子言也以秦漢為秦漢世無兩秦漢也以子瞻為秦漢迺真秦漢也文拙于用寔而巧于用虛不觀之火乎亘古能傳火而不能傳薪火盡則薪者土而已就使今日鑽燧人氏之槐塹始皇帝之灰而用之亦不足貴且火之

用薪而薪反用火是以有盡隨無盡也若蘇子之能
相火用薪矣其化物也虛明故也先有性情後有意
而自然有詞者也故駢之無輟纂之無塵其巧不外
借而其光游而有餘惟今之業舉子者闇于用虛之
法故不及者陳、相曰守人餉語而文敝過者錯陳
為新徵材于他山之石而文遂亡何也一步踰躍非
勢也一意出入非局也一字育黃非面目也即學奇
非奇也學古非古也奇古在我不在古人其在我猶
在古人也余曰吾乃知子之深于文盖有以也

明龍節先生論文

六經孔孟聖人之言也為六經孔孟亦當如聖人之
言夫見理不真晤言不妙即有奇言不得聖人之心
而響不合輕重不倫即有奇言不得聖人之聲夫為
入之文即傳聖人之言也今之善傳言者呼吸咳
微言冷語嘻笑怒詈長短輕重一如出其人之口
善傳言故以體認為悟門以模寫為寔際先得
之曰真境次得其聲是曰真響若聖人之言自
充之使高聖人之言自寔而故抑之使虛聖

人之言自重自多而故輕之少之語不能盡說不能
詳不罄其有不暢其說聖人之言自輕自少而故多
之重之無中生有空裏生花如蛇足如兔角皆非善
傳言者也若乃啜一氏之餘沫以語恠齷百家之殘
膏以示肥標史漢之落紅以鼓豔面視吾聖人之言
如夢如寐且不得比于優孟之學叔敖况有其真乎
此可以驚四筵而不可驚獨座淺裏渺學之士或駭
耳目識者且敝帚掃之矣

寅所周先生論文

文之奇且麗也。至今日而極文之敝也。亦至今日而極。雖然彼固未能奇與麗也。夫奇與麗何足為大病。彼惟詭而似奇。靡而似麗。則流之濫而文之所為敝耳。余謂高論弘裁奇也。若夫擯古競今。危側以炫異者。則詭而非奇。深文隱蔚麗也。若夫瘠義肥詞。縹緲以傳俗者。則靡而非麗。奇與詭相縣也。麗與靡相縣也。蘄奇而得詭。蘄麗而得靡。猶之畫常而類龐也。故曰敝也。夫孰知夫奇之非詭。之非奇也乎。夫孰知夫麗之非靡。之非非麗也乎。又孰知夫不奇之奇。不

麗之麗也乎嗚呼椎輪變為大輅積水漸為凝冰世之趨也其誰不波然而致擊則極致極則迄今極矣安知不返而之平淡也夫平淡者奇麗之對也是文之所自始也弗可廢也

如岡陳先生論文

制義雖曰羔雁之具然未有不顯精一意而能工者夫世儒熱中進取誰不屈首擗骨而何以不顯不一人盡顯一而何以不工者多則有說矣趨時逢世之念紛然蔽襟于其中而真識真才反不能自為主而

見所長則謂之不顯一也亦宜又何悔乎不能工也
蓋余嘗數困公車矣嘗自驗之則希世之念一動而
華端遂若所縛愈求以中人而愈自失迨後累報罷
習為常前念不復動而信心削牘乃卒見收每與吾
黨言之今歲闈中見諸同事凡遇學步趨時者皆棄
去竊嘆曰此皆劣年矻々乞靈于人冀一遇者而後
以供主者之胡盧甚哉阿世之學之無所用也然當
官服采與修業寧有異術脩業而趨時則胸臆之真
境必有所抑而不自伸寃且以拾漚而受嗤服官而

趨時則本分之職業必有所缺而不獲盡究且以迎合而見耻諸士不必盱衡往昔即耳目所覩記諸僕巧善宜與時俛仰之輩豈不自謂陰陽世局可以立致通顯乃不旋踵而一敗不振者何限其悃悞敦龐殫精竭蹶以為民為國者始或落々卒之功見言信中立不推者皆是也則顯精一意而不趨時之明效也

不佞束髮為制義至于今相習最久然譬之農夫老于田逢年則穰不逢年則不穰終莫能解其故妄意

制義之為物也非若詩古文之可以逞才也而為之
又不可以無才非若詩古文之可以炫學也而為之
又不可以無學非若詩古文之可以才與學惟吾意
之所適也而為之又不可以拘之謏之不惟吾意之
所適吾觀天下雕龍吐鳳之士從事此道徃々非溢
于格則不及格溢于格則傷累泰遠本色而文病不
及格則黯淡無色讀之不成聲而文益病乃高才生
溢者三之不及者五之此無他彼其中若有圍焉務
期化百鍊為繞指而不悟夫尺水之興波也夫負才

績學猶然不免法縛以是知此道中正之奇之離之
合之能見其才能見其學能見其意之所欲言誠難
之難矣有如尺幅之間雲興霧集不可端倪才勃之
裁而不至大傷于格六籍以下子史百家出入變化
于筆端如部下素業之兵不呼而至非博綜之學何
以有此而不至遂遠于法意有千古所久秘而以立
悟得之亦有儒先累牘所未竟而以片言盡之剖若
發朦洞踰觀火而又未嘗為才與學之所使至鬱結
而不明正而奇離而合淋漓愉快誠執壇之懸河倒

峽乎也藉令他人為之不溢于格則不及格于此轉
覺此道之難盡耳不佞久習此技甘苦疾徐備嘗之
矣每恨才短學渺即欲有所發明若有結約不能自
吐故不覺有味乎言之也

象山節先生論文

夫文有品有机品期立常机期盡變品之說儒生雅
言之而机未及知也品譬則聖也机譬則巧也文人
才士其大力深心能道天地未有扶聖賢未發而獨
所謂机存于手腕之下行于意想之表有耆宿不得

語之合而初學得之者有終日構思不謀而倉卒立就者篇之机在呼吸起伏之間句之机在抑揚轉換間字之机在點綴伸縮之間稟有天鈞學有火候不期而然莫致而至昔人云文入妙來無過熟又云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皆言机也文觴重品則有遇有弗遇而無論机則無弗遇也其湯湯而出者淺人亦謂是暢也其涸涸而來者淺人亦謂是利也其雍雍而談者淺人亦謂是雅也其縷縷而陳者淺人亦謂是贍也其勃勃而赴者淺人亦謂是雄也其

憂之而去者淺人而謂是新也不佞不能禁世之為
文者不日異月新不能禁世之閱文者不朝賢暮佞
而能信得机之文進作漢天子退不失為尉佗奚而
憂不過也

蓮岡季先生論文

夫束合肢骸肖像聲貌果且為我乎哉曰我而未始
為我也有天倪焉而神注之舍元氣通萬靈獨在肢
骸聲貌之外此謂我夫綺麗豔說藻飾辯雕果且為
文乎哉曰文而未始為文也有天倪焉而神注之舍

元氣通萬靈獨在豔說辯雕之外此謂文夫文與我
天倪同神脉同也故我爲文天欲合而神欲凝是以
陶鈞文思貴在虛靜虛以攝境靜以澄心用志不分
乃凝于神然後元氣渾合而無端萬靈負通而不隔
躍名理于眉睫鎔今古于俄頃意在筆先情生景外
隨物授形而物忘我机織在我而我且忘我此
謂我與文以天合天而器之以器凝神也說在削鑲
之術矣夫削鑲工耳猶然解于齊心之說彼其將爲
鑲而未嘗敢以耗氣也先齊心焉齊三日而慶賞爵

祿不敢懷齊五日而非譽巧拙不敢懷齊七日而四肢不伸輒然忘吾有也然後加手不然則已固宜其天相合而器凝神也竊感削鑊而恠操觚者願獨不然彼夙昔所為醞釀未湛而神脉故自不足也姑置勿論、其擲管抽思之時亦安得所謂齊心之說而存之憧々焉擾々焉以心聞焉一心求工一心遽厚不工也蓋工不工兩心聞矣一心計勝一心復惡不勝也蓋勝不勝兩心聞矣一心淵沉一心復俄而天飛也蓋飛沉不定兩心聞矣聞而不止竟迷覺路

倪離宅神牘失經勢不得不飾魑魅于丹青弄伎倆
于帷幻譬之塑土為偶其眉目色笑何嘗不類于生
人而內乏天倪形非神注塊然一物兩則敗矣如此
為文蓋敗道也魯穆叔論人有不朽而魏文論文章
亦曰不朽此正余之所謂有天倪焉而神注之者雖
久不敗故曰不朽若乃肢骸聲貌豔說辯雕之倫則
固朽也久矣

字泰王先生論文

自舉業起而經生視古文若異道然近乃剽古文以

為舉業故好奇者謂莫盛于今日而好正者謂莫敝
于今日余以為皆未盡也辭以達意耳不得于意而
求逞于辭如剪綵為花初非不爛然久必淪淪必厭
故經穷而子之穷而史之窮而釋老亦勢所必至而
又何悔焉今不責之好學深思得聖賢之意而第令
舍新取故去詭就庸以是為正文体宜士之不信且
從也如以辭而已矣則當論雅俗不當論奇正夫好
奇而不辨雅俗必得啖好正而不辨雅俗必得腐惡
其腐而併棄其真豈不謬哉故曰未盡也然則宜何

如其文璀璨奪目而其意常主于平淡其出語沂西
京而上之而深以宋人為師其識可以出入空玄吞
吐張陸而守程朱之說惟謹其落筆如神龍矯矯不
受約束而惟恐徇規矩背繩墨以為士趨病此文之
至也夫逢時之與正体嗜好若冰炭是論出乃一之
矣

寓庸黃先生論文

文期合道而不期應世其中養性望會神理志一則
氣動膏沃而光燁有天机行焉然以語于抱鼓戰陳

之士謂迂濶而遠名寔不願聽也二三友生過吾廬而叩者無已姑撮三要以畬之倘亦有牛鼎之意乎文之有氣如人身之有血脉壅則病矣場中作文于風簷寸晷中而覽者如風之過樹無暇論理論意論議論格諒厄塞斷絕堆垛冗襍便棄去矣氣貴清貴雄貴達貴潤貴足高文有高之氣卑文有卑之氣志分氣亂不驟則趨寂寞之氣無于風雲亦猶巢許不與人事故曰戰以氣勝即使一時虛驕亦有虛驕之氣但心靖學術端則為醇正之氣躁心淺見則為

浮邪之氣其需于氣則一自古及今氣不一而戰勝者未之嘗聞蘇氏兄弟之文橫絕一世者以氣而已曰行乎其所以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以不得不止是純氣之守也氣以專聚以激發

文之有機如弩之有機善射者握之箭々相當鋒々相值作者之巧與覽者之玄相觸而動如磁石之引鍼皆机之為也省氣而無机則氣為死煞直徑之物入口易竟便如嚼蠟矣机貴虛貴動貴迅貴旋忌板忌寔忌重高文有高之机卑文有卑之机有篇中之

機有股中之機取全于開閤起伏而妙于一句一字
轉盼交睫之間如水魚雲鳥翔泳不已然機不在氣
外即行乎氣之中而與萬竅合者語所謂搔着痒處
是也氣屬力機屬巧孟子曰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
也機以靜悟亦以習熟莊子運斤承蜩之言可以為
喻

文之受色如白之受采玄黃青赤爛然于前令人目
炫心挑而不忍釋者是物也作者太素不雕與覽者
能得之恍然驪黃之外者其人蓋世不一二見故氣

達机動而色不燁者勢必不前高文有高之色卑文
有卑之色貴鮮貴爽貴腴貴潤貴紆折貴琢貴長
短間貴濃淡勻貴伸縮合貴增減妙貴淺貴飛忌腐
忌俗忌套忌晦如春花夏雲天冶百態令人一瞬之
際不能忘情無雅無俗旦暮遇之矣孟子曰不知子
都之姣者無目者也詩有之艷色天下重西施寧久
微故知形色之為性者深于文矣色由天授由神表
亦由工致嗜古則不俗諧今則不處不可不知也

太初董先生論文

人靈物也文靈氣也造化舉一切種之靈授之人又舉一切種之靈授之文倘非此中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靈而第借耳傭目拾涕履遺此夫陳人載腐肉朽骨以行縱其時貴洛陽之絀終不免覆成都之醜耳故夫千古而上之文能開千古而下之朴千古而下之文能見千古而上之心臭味生韻若造化生成不假雕刻乃可以稱大業而托不朽舉業即小技然要以寫聖賢之神通今昔之變則非胸中別具一机竅筆下別覓一生活未易妙得其解夫

所云机竅生活者政千古不可磨滅之靈而李文饒
所謂自然靈氣惚恍而來或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
寂然無声或如日月終古常見光景常新者也余獨
喜唐應德言古來文章家各自有本色曰悟舉業故
耳尼父有尼父本色顏曾有顏曾本色思孟有思孟
本色以至易奇而法詩正而葩尚書之奧衍麟經之
謹嚴無不各自有本色先輩為文非有他奇巧政如
其本色而止而時輩則直吊詭挾奇為不可究詰之
語非不怵心駭目然于本色離矣故肖其本色即其

腐皆神奇離其本色即神奇忘其腐

西河劉先生論文

文章家要路關鎖惟一識而已天下事豈能件件曉得天下書豈能本本讀得進一步識看得一分理路看得一分理復長一步識如看史則識其終始治亂成敗之故看書則識聖賢立言發言之旨識見欲細如論理則識到精微玄奧處論古今治亂則識到所以目卑利病淩理處論往哲人品則識到真偽中心安勉處此細識也識見欲大如論理則究竟歸于理

人中正和平道理而老之玄莊之肆佛之幻諸子百家之奇特終非聖人之儒為寔理也論治則究竟歸于帝王脩齊治平三代有道之化與漢唐宋自不相及也論人品則究竟歸于道德性命上而功名事業文章又其淺也識見欲負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如匡章通國目為不孝孟子欲之遊王進士失火人皆吊而柳宗元獨賀是也是在自悟耳

經義者何傳經為義發聖賢之心傳聖賢之神代聖賢之言即經即義矣如心精未透神情未真口吻不

似雖懶然如錦鏗然如玉縱橫氣焰如驍騎勁敵極
動俗眼難逃慧照縱竊時譽安望遠垂乃近日制義
則以鈎棘為深沉虛恢為博大又可恨者倣先輩體
格以文其淺陋而號曰復古不知先輩文章妙處果
盡在簡短直捷中乎抑傳經處有不可磨滅之神理
在也哉

國家文字弱于丘文莊公復有作者咸沿其流弊夫
其直方處正先輩所不足處不必為先輩諱而个中
神理自足曠世如新聖賢復見瑕瑜自不相掩近日

予遊吳中見一二淺衷之徒法前人句語体制強為
文字唱言王唐再見矣予細將姑蘇毘陵一二秘密
叩之惜如也可嘆哉可嘆哉三代之不得不為兩漢
之不得不為六朝勢所必至不廢古亦不棄今
何稱古亦可稱今是在高明士耳予凡表先生曰文
無古今精神至于不可磨滅斷然傳矣不可磨者何
則予所謂發聖賢之心傳聖賢之神代聖賢之言也

游藝壺續文規卷之七

續文規

卷之七

六

游藝塾續文規卷之八

趙田逸農袁黃坤儀甫輯

門人劉有執無競甫閱

男袁天啟若思甫訂

嗣男葉紹袁仲韶甫
全校

姪孫袁祚熙戴之甫

武叔卿論文

夫神何物也如水中之鹽味色裏之膠青睹之雖不見形不可以無形而謂其非有也即以身喻四肢九

竅以形用矣而皆恃神為主宰無神則耳目孰與視聽手足孰與持行形悉委形耳矣故神之在文雖無形也而能形血脉得之而流貫筋骨得之而聯屬色澤得之而光潤以至氣得之而運行机得之而動盪意得之而融洽詞得之而暢達皆是物也文而無神殆如枯槁之枝幹雖存生意已散沉痼之人眉目雖具精氣不屬即燥如雲錦皆卮詞贅語焉耳何足貴乎

文者心之精也而神所為也神有清濁則文有純雜

神有靜躁則文有雅俗神有昏明則文有顯晦有諸
內必形諸外若表影相符未有或爽者也故脩文之
士先務凝神、完則精固、、則氣充、、則志強
天下事無不可為者况區、文字乎即如庖丁解牛
論扁鵲輪梓慶削鐻病痿承蜩彼皆一執之微然而
凝神不二用志不分亦自有得手天動神隨之
妙况文字原出于性靈若凝神從事而有不工吾不
信也恒言文字之妙如有神助非神助之也由自家
神至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表了凡云神到之文

盎然而出、隨物鑄形、或緩若朱絃而淡中有味、或急若發括而至、理躍如、按之則泰山、縱之則流水、步驟脫、殆非人力、夫非人力、便如神所為矣。

凝神之道、不外乎收放心。者神之舍也。心定則神凝、心馳則神散。此一定之理。然人心出入無時、最為易放。所以古人喻心曰猿、喻意曰馬。謂其奔走馳騖、拴縛控馭之難也。使不有物維繫之、則忽焉在此、忽焉在彼、忽焉歸方寸、忽焉踰千里。心既恍惚而不寧、神豈能凝然內舍而不潰亂乎。吾輩要維此心、不必

他求只去讀書作文便是收攝之方譬如好奕棋者終日與人對奕心無他思目無他瞬甚至人事俱廢寢食都忘此雖無益小數然專心致志精神亦有不襍若將此心專用之于讀書豈復有他物可以分奪者乎心有安頓則神有歸宿凝神之道誠莫要于此矣

文生于情者也情暢則文佳情鬱則文苦若源之發流清濁隨之故操觚之家凝神為主平情次之夫情生于心性既動之後無之而非是者見之才則曰才

情發之思則曰情思溢之趣則曰情趣布之景則曰
情景是情之為物活潑周流効力于文字者甚廣情
不平文安得佳乎然平情之道不可絕物々々則空
枯而無據情且索然矣不可着物々々則凝滯而不
化情且蕩然矣必緣物以生情不逐物以蕩情即喜
怒哀樂人所時有豈能不動于念但來時順應過即
消釋勿使少有蒂芥以生乖戾如此而情斯平矣故
蘇文忠公謂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
物寓意于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

留意于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此
善乎平情者也

大抵情況不佳須借物以陶之或登臨山水以寄其
幽遐之趣或吟弄風月以暢其曠達之懷或周旋于
魚鳥花木之間以觸其活潑之思或徜徉于琴書圖
畫之中以適其豪逸之興或假聲歌以鼓其机或托
壺觴以盪其氣達觀君子當自得之矣

昔人謂文生于情、生于文、夫文生于情固矣而情
生于文亦時有之一言愜志意興為之超然片語投

机手足為之舞蹈。試驗文字做到得意處真有欣然
欲罷而不能者。謂之情生于文。非乎。學者不可不知。
氣之出言猶水之浮物。水大則物之大小畢浮。氣盛
則言之長短皆宜。故作文主于養氣。深根固蒂之道
也。然氣者。体之充也。欲藏欲固。惟藏且固則氣寔而
体充。天下事何重不可勝。何遠不可到。况文字乎。若
氣餒而不充。則体弱而志墮。困頓顛踣。無所不至矣。
試看朋輩中。委靡者其氣昏弱。浮華者其氣虛蕩。輕
薄者其氣躁動。鹵莽者其氣粗豪。敦渙散者

此均之颺、不附体矣。安望其聚精會神而工于文字乎？根不深則葉不茂，此必然之理也。

蘇子由云：文者氣之所形，文不可以強而能，氣可以養而盛。渠謂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傑交遊，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又自謂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過秦漢之故都，悠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宫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高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

聽其議論之宏辨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
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夫氣休之充耳
何以借資于外哉蓋吾輩胸中原有盛大磅礴之氣
但束于耳目之未廣局于聞見之未博故跼蹐齷齪
氣遂目之以餒耳若長遊遠睇隨所見聞收之以壯
吾懷其氣當自有超然者今士子雖不能壯遊亦須
廣大其胸襟恢廓其志意即如四時之代謝風雷之
變化日月星辰之燦爛山川草木之敷布舉凡天地
間形形色色生々化々無不可取之以為吾助者若

能隨處觀覽油然會悟于心目則胸中亦自有觸發者矣此養氣之一道也

欲養本來真氣功又不從叢取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夫浩然之氣真氣也要養真氣還從集義來氣之本体原自盛大流行惟有以沮之而盛大者始屈流行者始滯試驗之吾身日用之間念頭時在天理上、行事件、在道理上、則反之于心無所愧怍語之于人無所四護其氣自然舒展自然充盛真有千萬人必往者若所行有一事不合于理則人未及

知而自反有疾即暗室屋漏之中不勝慚悔清夜夢寐之間不勝驚惕心安得自謙而氣又安得不餒乎故養氣之道必自立心行事始此吾輩持身作事之實功不但能工文字而已也

讀蘇文最能助發人氣蘇氏之文其滂沛如長江大河之不可禦其猛銳如鐵騎悍卒之不可當讀一篇只如一股讀一股只如一句雖中間縱橫離合變態百出而氣却一口呵來更無間斷真文字中絕技也吾輩讀書稍倦時取而誦之頓令精神躍然舉業中

惟有領經陽經陽之文自蘇氏來其氣奔湧洶湧有一瀉千里之勢後生熟讀必能助氣力發光猷此放膽之法也

骨者體也人之有是體也骨為之也肌膚之生以于骨皮毛之附于骨內而五臟六腑係于骨外而四肢九竅倚于骨具而體立斯人之所以挺生也骨之于文也亦然布置者格也舉其格而使之立者骨也流衍者詞也充其詞而使之健者骨也是文之有骨亦文之所恃以為體者也文而無骨即神搖而

無所依氣飄々而無所附格又安能振而詞又安能達乎

骨切附于肉者也、要與肉相稱、若骨勝于肉易失之寒儉、肉勝于骨易失之肥穠、皆不為佳、雖然、與其以肉勝也、寧以骨勝、蓋骨勝者、幹若瘠癯、而標猶清健、肉勝者、肌雖腴滿、而體覺癡肥、此表裏華寔之大較也、

大拉骨法、要蒼老、要沉着、要勁健、要清秀、蒼老則文不纖靡、沉着則文不輕浮、勁健則文不餒弱、清秀則

文不麤硬然蒼老者骨格也沉着者骨理也勁健者骨力也清秀者骨氣也此骨之同體而異用者不可不辨也

骨要健不要軟骨要藏不要露健則風骨稜々而無卑弱之態藏則氣骨渾々而無怒張之形即相人者亦然不但文字若此也

豎立者骨也而聯屬者筋也筋附于骨、維于筋相湏而不離者也但骨之為物也堅、則能植而不能動筋之為物也柔、則能屈而亦能伸故效骨之用

者必有賴于筋也、文字豎立擔當骨之力居多、而聯絡幹旋筋之用最要、學者不可不察也

質者所受于天之資、是聰明才辨之所自生也、質之生、猶素之受米、其元本之根、拉之極致乎、故質者本也、文者末也、質者寔也、文者華也、末而根之于本、華而茂之以寔、斯不野不史彬彬然、質有其文、若質不足而文徒工焉、則繁文耳、靡文耳、所謂務華絕根者也、故善繪者先畝素、善文者先培質、所以培文之基也、今之摘文者紛紛矣、而不知其所以文

往々輕佻其性猥薄其習而巧利其辭其于質也滅
矣即有文亦所謂癸人之誕大鄙人之淫文纖人之
碎文淺人之捷文詭人之虛文而非道德性命之文
也文章關乎世運其于人也以觀心術而卜事業
烏可以無寔之虛文為哉命文之士不可不深探其
本也

質所以基文而學所以變質故袁了凡謂善作文者
先正其心善竄文者先改其習此正表澄源之道也
柰何輕薄子反藉口文士不羈之說以肆其猖狂長

誕之習、不知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器識不足、即廬路
王楊尚不得為佳士、況其下乎、此輩縱負才名、多挫
折不發、縱發亦不能遠大、所為承受無地耳、吾願學
者務虛心以牧已、勿傲氣以凌人、務充養其所不足
勿矜詡其所有餘、惓惓、默、冲虛自守、斯質可還醇
而文不難變也

品格者、天分中之等級也、高者不能抑之使卑、者
不能亢之使高、且如世間貧賤人、自有貧賤之品格
富貴人、自有富貴之品格、仙佛家、又自有仙佛之品

格品格一定則貧賤者決做不得富貴者決做不得仙佛此稟受之定體非力所能移也故文章家亦有神品有妙品有能品有具品神品者脫于塵凡入于化境猶人之所謂仙人聖人也品之上焉者也妙品者饒于才情精于義理猶人之所謂賢人君子也品之次焉者也能品者工于推琢善于組織猶人之所謂才人執士也品之又次者也具品者才不過人詞僅達意猶人之所謂等夷齊民也品之凡焉者也文品不同若此至于庸腐者粗俗者卑鄙者陋劣

者皆下品也。下品則厮隸輿皂之屬斯無品矣。

文字品格雖不容強。亦須自成家數。大抵人無問賢愚。資各有所近。才各有所至。即如農工商賈與醫卜星相之流。皆不足語于道者。然聰明各有所獨到而究也。亦各有所就之業。謂學者而終不可與進。非通論也。使殫竭一生精力。各隨資質做去。久之聰明自開。氣質自變。究竟將來。各自成一家。袁了凡云。梅之清瘦。桃之綽約。牡丹之富麗。各自完其天趣而已。文若各完天趣。則奇古可也。雄放可也。清逸平淡亦

可也。豈必皆神品，而後為高哉。

舉業之文，先輩王、唐、薛、瞿，其至矣。近時成家者，精粹無如黃葵陽，雄爽無如邵青螺，柔澹無如馮具區，豪邁無如顧涇陽，貧逸無如王辰玉，雅細無如湯霍林，清古無如葉臺山，神奇無如湯海若，新警無如項玄池，宏暢無如郝楚望，富麗無如陳如岡，諸家品雖不同，要之各極其致，各成其家，皆上乘之文也。學者各隨所近而習之，無有不入者矣。

才也者，性中之良能，而作用之所自出也。賦才有長

短則作用有工拙即如人生百凡應酬全靠才能幹
辦才若有餘則授之艱大能勝付之盤錯能理逆刃
恢、綽有餘地不然支持于此不免頽敗于彼奮迅
于前不免委頓于後即欲勉強有所不能矣以故憊
弱之夫能舉匹雞不能勝百鈞力不足耳塞人之于
能管銖兩不能運千金才不任耳若操觚之士而才
力有不足則學問雖多不能用意思雖有不能達其
中固有以限之也才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
才受于天而成于人者也長短巧拙雖天降爾殊然

蓋之以學悟之以養志能擴充其所未備蓋性中良
能人自有惟屑越之委棄之斯精神內消才力外
減耳若厚養精神以植其幹博習義理以擴其識殆
如飲食厭飫于內氣力壯盛于外才未有不生發而
長盛者也

讀太史公及蘇長公文亦能助發人才太史公蘊藉
百家包括萬代其文汪洋排蕩令人沉濡終身莫能
測其涯涘看他一篇之中常累數十件事而鋪叙擺
脫不見纏繞常出許多頭緒而裁割整頓不覺重複

即用一極俗事引一極俚語而于中點化淘洗各極
高雅王允寧云遷史之文或因本以之末或操末以
續顛或繫條而約言或一傳而數事或從中變或自
傍入意到筆隨思餘語止嗚呼浚有作者弗可及矣
至蘇長公率意而為若無意于為文者然其馳騁變
化如神馬游龍不可籠絡有所長即百千萬言而不
嫌冗有所短即隻詞片語而不嫌簡時遇難則批卻
道窾而不覺灑時遇枯則旁引曲喻而不覺寂公嘗
自謂其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涌

涓々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其所當行止于其所不得不止如是而已矣二公天授奇才古今罕儷讀其文直令人兩腋翩翩有冲舉雲霄之勢舉業之家恐亦不可不究心也

文字議論皆從識見中來識見高則議論亦高識見卑則議論亦卑所以古人論三長必曰才學識以識之關於著作者最要也試看古來文字雖奇正醞疵不同大要皆有一段過人識見所以傳至于今不朽

不然即摘詞若春華點與時俱沒耳如歐陽子所見
唐四庫書目百不存一則亦奚取于文也然識由志
趣中生者也志趣所向識亦因之如仕宦之人其志
在功名山林之士其志在隱逸脩養之士其志在性
命趣不同矣而其識見所至亦自殊途時有吟咏便
各適胸中本色蓋有不假矯強而然者以是知卓識
朗見必非志趣卑陋者所能有也故學者識見要高
先要正其心術端其趨向吾輩日與世情交涉豈能
稿形灰心一無所染但把此心放得平、淡、來、亦

不翼去亦不留由義理以悅心而或得或失如沙鳥
浮沒于水上履坦途以自適而時行時止猶浮雲卷
舒于空中胸中時有此趣便是上達君子識見不日
進于高明吾不信也若終日輟、擾、惟利欲是念
一團穢俗填塞胸中則志趣卑鄙甚矣欲更生好識
見好議論世寧有是理乎

識趣要高聞見最不宜俗蓋耳目相習染濡最易見
聞若素心志隨移所以居芝蘭之室者久之不知其
香入鮑魚之肆者久之不聞其臭良由薰蒸漸靡使

然也故善學者先務慎交遊肅聽睹所接者達人君子則非僻之念自消所習者衣冠文物則暴慢之氣自遠所聽者崇論宏議則鄙悖之詞自息陶鎔既久滓滯漸融學以變化氣質功固如是耳今士子所與者茅夷朋儕而已切磋不甚嚴也所習者鄉曲細事而已觀聽不甚雅也所聞者閭巷俚言而已議論無甚高也甚者投足于負販之流納交于市井之輩以誣諧譁浪為清談以恣睢狂肆為豪舉習染若此則志安得不俗氣安得不粗識見安得不卑而文字

安得不趨于下流乎

識見亦從經練中來蓋閱歷多則知識進理所必然耳在京時鍾文陸公語余曰吾輩做秀才時拘定章句本子文字雖工畢竟不脫書生話頭第後志意漸廣識見自別文字當另是一樣今試為之余退更作數首今稿中知者樂水等篇是也後于中都會錢麓屏月余曰兄知者樂水文字必非秀才時所為渠能辨認若此亦以其識見稍不同耳

陸士衡云理扶質以立幹則文之有理乃文之所以

立也天地間無物無理即木石蠢然者也中亦各有
理焉本無理則枝幹無以植石無理則脰絡無以分
文字無理則格何以立詞何以正乎吾謂文之有理
猶人之有心人惟有心始足以役使衆形不然則渙
散而無統矣文惟有理始足以主張詞格不然則枝
蔓而無當矣故理之貫于文章猶心之帥乎氣体一
定而不可離者也

國朝絀詞賦而用經義正所以觀理若文不務說理
則亦無貴于經術矣試觀前輩王唐諸名公之文只

緣理致精深故傳之愈久而愈新今時為文者不根
之六經不參之性理各逞意見競尚詭竒以故穿鑿
者漓理傳會者褻理勦服者溺理用老佛者悖理鳴
呼敝也極矣

作文先認理然理無定在者也在吾心有本然之理
在事物有當然之理或不然矣而情又有不能不
然者情之所在亦理也情或不然矣而勢又有不得
不然者勢之所在亦理也可見理無定在認理非死
法凡遇題目到面前須先揆以吾心之理度以事物

之理而又通之以情酌之以勢然後盡理之變所以
古人務窮理窮之云者參伍錯綜以盡其變之謂也
如孟子槐應一章便是聖賢窮理之法夫瞽瞍殺人
皋陶執之此理之當然矣然以子為天子而不庇其
父情豈能安乎則舜之逃父而曲法又情之所不能
不然者也皋陶執法而坐視罪人之竊逃情之所不
然矣然舜既以父之故而棄天下勢豈容復追乎則
皋陶之聽其逃而不問亦勢之所不得不然者也即
此一事便見理是理一窮而通之以情一亦理情窮

而酌之以勢、亦理由此而推天下事皆如此、窮理可無難矣、作文務造理、造者即而有所至焉之謂也、杜靜臺謂如觀天之日月者、則必身察乎玆衡之器、而寔見其遲速之象、斯為体認天文之理、觀地之山川者、則必身立乎登臨之境、而實見其流峙之形、斯為体認輿地之理、此所謂造也、夫天地間無往而非理、無往而非所當造者、乾坤有剛柔之理、陰陽有升降之理、鬼神有屈伸之理、男女有化生之理、日月星辰有運行之理、四時寒暑有推遷之理、山川有流峙

之理、昆虫草木有飛潛動植之理、以至世運有興衰
之理、政治有得失之理、人事有善敗之理、而情有淑
慝之理、大而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有親義序別
信之理、小而耳目口體有視聽言動之理、遠而家國
天下有齊治均平之理、近而身心意知有誠正格致
之理、諸如此類、皆天地間自然之理、而吾心所自有
之理、若能一一而研窮之、一一而深造之、斯在內無
遺知、在外無遺理、措之于文、鮮有不合乎理者矣。
以文字第一要理路熟、則胸中無滯礙、筆下無齟

語仲經揮毫有如遊利刃于脆物之中驅輕車于熟
路之上更無有難之者若理路不熟則窳窳必塞窳
窳既塞則筆意必阻阻則艰澀舛錯之病無往而非
是矣文豈能通達而無弊乎夫理何以路言也即如
四海九州方域各異而路未始不通要歷九州須素
習其道里之遠近夙諳其山川之險夷熟識其途路
之出入然後舉足走去到處可通若有一處不熟行
至中途必費躊躇終去尋問便遷延紆迴耽悞時日
矣夫道路不熟不能行遠也而理路不熟獨奈何為

文平

文字原為達意而設意不達則無為貴文矣故作文一以意為主然意生于思者也梅聖俞云思之工者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表了凡亦云意制之文思人之所不能思費人之所未嘗費或沿枝而尋根或回拙而索巧或即無而生有或即假而求真妙騁心机出人意表夫意至此可謂至矣若不殫精極思何以有此

意有在筆之後者有在筆之先者意在筆先則化工

之意而非思索之意也。人心從太虛而來，空洞不着
一物，而萬物森然具備。所謂放下了了無物，提起色
々俱在此心之本体也。人惟物交之後，為私欲所蔽，
即向學之士，又為見聞所溺，是以本來靈明之竅，目
之閉塞耳。若將此心養得虛明洞達，無所障礙，靜而
見天地萬物之理，皆吾一体，動而見化育流行之迹，
皆吾生机。即取聖賢經傳玩索涵泳，点罔非吾心，散
殊之懿，神識在此，則胸中時有一個鈐鑄，一過操筆，
便如成誦在心，僭書于手。蓋吾心原有一篇成熱文。

字不過僭他人題目以發之耳先輩謂題為我使我
不為題所制又云主張要在題目外皆從此處得
文字妙意全在題外然須索之題中方能得之題外
若遽索之題外則又失之題中如荆川先生惟君所
行也講云或進而與先王同其善也雖曰諫行而言
聽臣與有榮焉然而善則歸于君也或退而與後世
同其陋也雖曰諫不行而言不聽臣與有辱焉然而
過則歸于君也此等意在題外然細玩口氣則又本
之題中妙体心曲可為晏子傳神此先輩作文之旨

趣也

善為文者脩意不善為文者脩詞脩意者意到而詞
自工脩詞者詞勝而意反隱如王緄山三軍可奪帥
也一節講云使入而可恃天下孰有強于三軍之帥
者哉然帥且寄命于三軍而何得以有其軍三軍且
懸命于敵國而又何暇于衛其帥故有兵將相疑而
為敵資亦有兵將相用而為敵擒者此其奪之誠易
而時強時弱誠不可必矣此等會文切理初若不脩
詞者然意既愜到詞亦精工以是知脩意之為上也

題中有大意有小意有正意有旁意大率會元卷過
人者只緣別人用小用旁渠能用大用正耳如丙戌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一節十八魁講無所苟處儘
有奇思警句但仔細看來多是小意旁意袁會元講
云思內庭廣衆其耳目最難掩而兢々乎擬之後言
惟恐名與寔違或上乖乎國紀思天下後世其聽睹
為至公而惕々乎慮然後發惟恐實因名紊或下拂
乎人心曰內庭廣衆曰天下後世曰國紀曰人心皆
是正大議論且地步占得廣自然包涵得多較之他

卷便自冠場

文字有實意有虛意窮形盡象寔意居多而點景寫
裏虛意為勝大抵意寔則顯露多有粘皮帶骨之
患意虛則渾含却有涵泳不盡之旨虛寔相須意
斯至矣王元美云有意無意之說都是文章妙用夫
有意斯其意不墮空虛無意斯其意不着色相此虛
實之用所以為妙也

文字雖以意為主然詞亦不可不脩蓋詞以達意詞
不脩則意或不能達矣故詞之粗者須脩之而細俗

者須脩之而雅陳腐者須脩之而清新嫩弱者須脩之而蒼勁音杳者須脩之而諧和句硬者須脩之而順暢犬拉餒貴典顯貴簡確貴流麗忌深晦忌冗蔓忌鄙俚率易而不精不琢煉之過也荒蕪而不潔不淘洗之過也操觚之士慎毋草

詞不雕刻則不工然過于雕刻則傷氣詞不敷演則不腴然過于敷演則傷骨皆學力未竟而結撰之不精也必工之以雅鑒融之以鼓鑄彫刻而不見其痕敷演而時露其彩斯不鑿不浮稱詞之善矣

詞要音響聽之如敲金戛玉詞要色麗觀之如明珠散錦慶曆以來獨黃癸陽弼為極工其鄉會卷無論已近日程式諸作尤為精麗如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一節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等篇不惟格法純美意理精至而其聲調之鏗鏘詞華之藻麗直令金石失響綺錦奪色一時推琢讓工組織遜巧真舉業詞宗也

詞不可以不脩亦不可以過脩之過則必侈其詞以為富其究也失之冗必舛其詞以為麗其究也失

之靡、譬之剪綵為花、非不燦爛可觀、而生意索然、殊無真趣、所謂美女塗脂、反隱本相、則又詞之意也、故說理之詞、不可不脩、若脩之而理反以隱、則寧質無華可也、達意之詞、不可不修、若修之而意反以蔽、則寧拙毋巧可也、修詞者其審之

脩詞有四善、曰刪繁而就簡也、歛華而就寔也、化腐而為新也、變庸而為奇也、故裁剪之工、點化之妙、修詞者尚之

詞欲極新、不欲杜撰、詞欲極古、不欲蹈襲、然新而不

至于杜撰斯其新也古古而不至于蹈襲斯其古也
新

剽竊古語粧點時文掇拾綺詞緣飾經傳最是舉業
大病痛蓋初用之猶覺新奇再用之便成腐爛卒之
創用者一人而轉效者百千尤可厭也今時文中竊
用古語如今天下猶趨云々哉非獨主德茂也蓋亦
由臣力焉始未嘗不云々而後稍凌夷也自古云々
而名湮沒者不可勝紀惟倜儻非常之士稱焉所由
殆與云々異矣其素所蓄積也儻亦有云々之思乎

猥與云々同類而共稱之也諸如此類原是太史公
佳句但近來勦用太多一見令人可憎余嘗謂太史
公千古高文為後人剽掠斃盡至令人厭惡剽掠並
踈原本殊為可恨

詞必根委于六經少潤色以子史然後高而不失之
玄竒而不失之詭今之脩詞者厭常喜新是矣但六
經棄之弗遵也傳註屏之弗用也始用于史之雅馴
者今則攬取恠僻矣始竊老莊之近似者今則顯用
空玄矣附會穿鑿離經叛道經義之弊于斯為極有

志者不可不痛懲之也

格者体格也。文之有体格猶屋之有間架也。作屋者鳩集材木必不冒做必先立一間架定其高下幾何淺深几何廣狹几何其材何者為柱何者為梁何者為椽一一料理停當然後引之繩墨繫之規矩豎立起來方成一座好屋若不先定間架便操斧斤浚來豎立時必至顛倒錯亂無所錯手做文字亦如此題目到手便仔細思量其綱領何在其節目何在其分截何在頭上或諛用提掇不該用提掇中間或諛用

過接不該用過接末後或該用收繳不該用收繳其
處當重當詳其處當輕當略前後多寡一一想定使
一篇大概了然于胸中然後下手做去始得穩妥若
初時体格不定做到中間必至擾亂即去反復改易
終不停當以是知立格乃行文要務也先輩杜靜臺
論之極詳余撮其大要如此

文字初時布置雖有定格至于中間離方遯員生無
化有全要活法如奕基然每一局各有一格然其中
離合進退與攻擊應援又自有變動而不拘聯屬而

無間此局中之妙机也不可不知

杜靜臺論諸格而又撮其難者六格一曰一滾格

二曰連珠格三曰中紐格四曰兩角格五曰兩扇格

對格六曰影喻格推原引喻可謂深切明著矣余意

初學欲窮變化須從單題下手蓋單題有提有反有

小講有大講有繳有束而其中操縱閤闢抑揚起伏

與錯綜頓挫之法、批剔轉折之勢無不畢具能盡單

題之變其餘則舉而措之耳大抵單題体分八比勢

難一直到底須層疊其意反覆其詞馳騁其步驟紆

迴其波瀾如登層臺上一層更有一層而委曲周旋
有無限轉折如泛江河行一灣更有一灣而蕩漾縈
洄有無窮波浪斯為盡制部青螺云單題貴前不突
後不竭如溪壑之水漸入江淮々々之水漸入河海
其中激灑滔騰疊見層出始稱奇觀若突然起蹶然
涸便不佳矣前輩唐瞿諸名公得其宗旨厥後源流
相承益穷變態如金閨野舊令尹之政二句張小越
魯衛之政兄弟也余漢城有童子以黍肉餉黃葵陽
彌子之妻顧涇陽孟子見梁惠王郝楚望子子有其

夢苑主緱山有求全之毀等篇詞意層疊如雲蒸霞
變可謂曲盡小題之妙境矣初學熟讀細玩自當有
得

文字格局各像其胸襟胸不同襟則格不同局大凡
有一樣提掇必有一樣應接有一樣鋪叙必有一樣
收拾裁制天成不可移易如辛未會試生財有大道
一節鄧定宇于中四句不用提掇故四比分做黃葵
陽用提掇故二比合做鄧既于中間做四比則末句
不得不做二大比若更作四比則瀾散矣黃既于中

間做二比則末句不得不做四小比若復比二比則
窘束矣此裁制自然之局不可得而移易也

格有湏鍊而後成者有不假鍊而自成者鍊而後成
者人力結構之巧也不鍊而自成者化工渾成之妙
也大抵會元卷格法多是自然天成即有鍊者而渾
融純雅初無鍛鍊之迹若魁卷便鑿々逞巧咄々露
奇雖見匠心終乏天致讀鄧定宇李九我會試卷便
知元之所以為元矣

文字妙處全在机文之有机猶車之有軸戶之有樞

車無軸則不能轉，族戶無樞則不能開，閤文無机則不能運動。故行文之法有操縱有開闢有抑揚有起伏有頓挫，錯綜有轉折呼應，變化百端，不可窮詰。而其要一本之乎机。机不熟則文不可得而工矣。是机也，摩盪于氣調之中，以無而動有者也。斡旋于詞格之內，以虛而運實者也。譬之叢矢者，之以括運斤者，之以巧心可得而會口不可得而言已可得而能人不可得而受。是在善學者，自得于言意之外耳。

杜靜臺先生云：辭格有象，氣机無形。有象者實，机則

虛無形者虛、則活。故机者虛活之名也。譬之弩之弦由寸木而撥而寸木之所以可撥者以其木旁之虛也。虛則活、則撥轉而無礙矣。又北之舟檣之帆有轉軸焉。軸非自轉也。以其心之虛活也。車心之端有轉輪焉。輪非自轉也。以其中之虛活也。首使實其中而不虛。膠其中而不活。則雖舁為之操舟而帆不能以上下。王良為之御車而輪不能以進退矣。其何以行之哉。此机之說也。

机之為物也。取其負也。不圓則引之不前。推之不後。

不得謂之挽矣故論机者比之走盤之珠、圓也而
又走之于盤則極其圓矣此机之所以為妙也古人
如宜僚之于九張俎之于草公孫大娘之于劍皆只
是一個負机便妙絕古今文机而負有不擅絕一時
者乎

茅鹿門先生云勢者一篇呼吸之概也大將提百萬
之兵以合戰其要只在得勢、者百戰百勝學者
為文亦然故予嘗讀史記至項羽之救鉅鹿其所引
軍渡河破竈沉舟持三日糧示士卒無生還意已而

人皆旄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諸侯旁視者十
餘辟人人惴恐奔之覆秦而霸諸侯者羽能呼吸三
軍之氣以馳驟之其勢也他如光武昆陽之戰周瑜
赤壁之戰謝玄淝水之戰皆然大略善將兵者操百
萬之兵如左右手善為文者累數千百言如探喉而
出舉業亦然得其勢則相題沿情如風之掣雲泉之
出穴蘇文忠所謂行乎其所以不得行止乎其所以
不得止是也不得其勢則語意窘澀加之不成矣
文勢要舒展要疏蕩一孝廉嘗以文示余見其篇

嚴整一股之中絕無剩句一句之中絕無剩字忽覺
華勢微窘余為之題其尾曰作文要方員互見長短
錯出得其意不必語求工乘其勢不必比求整
若大意既得大勢又好自是上乘文字即瑕瑜不掩
不失為大家也斯語雖偏駁然欲擴充文勢須知
文勢要擴充又要自然長短豐約各隨筆力所至不
必勉強沈虹臺云題可生叢者不害其為長無可生
叢者不害其為短今欲矯其所短而使之長非有冗
股則有冗句矣矯其所長而使之短非意未盡則辭

不滿矣故窄跲雖長不可斷蹇跲雖短不可續皆自然之勢也

要知文勢須知步驟要知步驟須知操縱如御馬者然馬之奔逸絕塵而一日千里者非獨其筋力強也所為步驟素習耳步之馳驟周旋而投向無蹇者非獨其性休馴也所為操縱有法耳操縱者正度于疾徐之間執節于進退之際所以閑其步驟範其馳驅而成其取道致速之能者也若操縱無法則當疾不疾而縱之使緩勢必趑趄而不前矣當緩而操

之使疾勢必突蹶而多變矣安望其一日千里哉御
馬若此行文亦然文字中意有當重設者有當輕叙
者氣有當急通者有當緩鋪者惟于重者急者操之
而于輕者緩者縱之斯伍昂符其疾疾徐中其節促
之而驟雨飄風舒之而行雲流水此文之勢也使操
縱一失則步驟必亂步驟既亂則筆勢必乖其于文
也非渙散而不收則跼蹐而不展矣欲其閤闢出入
之如意也得乎此最行文大机括學者不可不習每
見朋友輩多不曉故為之詳喻若此

文字有格同理同詞意同而高下懸殊去取頓異者
調不同也調何以言哉如作樂者金石絲竹匏土革
木異音矣乃分之而各一其音合之而摠協其韻金
玉相宣宮商迭奏高下疾徐各中其倫而不亂者有
節奏以成其調也作樂而無調即衆音齊鳴不成聲
矣作文而無調即辭辭錯舉不成章矣是調者文字
之節奏也不可不知也

所謂調者何也氣韻欲優游而不迫音節欲計和而
不乖條理欲分明而不亂脉絡欲繼續而不絕斯四

者分聽之而曲極其致合聽之而共成其雅是即所謂翕如純如皦如繹如而以成也是之謂調也

夫調亦難言矣文有輕重低昂之法而劑之不合其度非調也有緩急疾徐之節而循之不按其則非調也有虛實淺深之致而導之不中其竅非調也有離合出入之端而理之不得其緒非調也有抑揚起伏之勢而操之不得其机非調也有操縱呼吸之概而挈之不得其略非調也有頓挫鏗鏘之音而叩之不得其響非調也斯皆文字中自然之節奏習調者不

可不究心也

調不欲襍陽阿薤露與白雪陽春頃各穷其響可也
舉業之調工者先輩無如瞿昆湖其調優柔而溫厚
其次莫如黃葵陽其調響亮而鏗鏘近時莫如李九
我其調和平而悠雅茲三公者調各不同揔之皆激
羽流商也學者按而習之其于調也思過半矣

文之有法也猶器之有規矩準繩也離婁雖明公輸
子雖巧然而舍規矩則不能為方員外準繩則不能
為平直何者無法則無所恃以用其明巧也蓋文而

不以法是制器而不以規矩準繩也即有聰明心思無所用之矣

夫法者何也猶渠水者之有堤防用兵者之有部勒所以整齊約束而納之範圍者也渠水無堤防必有衝決之患用兵無部勒必有潰亂之虞行文無法律必有汜濫之病故縱橫者勢也馳騁者步也而所以制其勢而不使之蕩闊其步而不使之軼者法也反覆者意也變化者格也而所以約其意而歸之于中裁其格而歸之于正者法也是法者尺寸、寸、高者

不得有所增，卑者不得有所減也。

大法有四：曰篇法也，股法也，句法也，字法也。四法不
明文，不可得工也。要之篇法如製錦，要在絲理分明；
股法如美丸，要在轉移貪妙；句法如獻金，要在音節
響亮；字法如琢玉，要在刻畫精工。此大概也。然而字
法在句法之內，句法在股法之內，股法在篇法之內。
篇法妙則股法自負，股法妙則句法自穩，句法妙則
字法自工。一以貫之，非有二也。至于破承有法，起講
有法，提撮過接小講大講收繳束結，俱各有法。詳載

了凡穀率中學者一一窮之斯不乖于法矣

要法有六曰操縱也、閣闢也、抑揚也、起伏也、頓挫也、錯綜也、何謂操縱、弓之一張一弛者是也、何謂閣闢、戶之一閉一啟者是也、何謂抑揚、舉之一卑一高者是也、何謂起伏、覓之一出一入者是也、何謂頓挫、砌疊者之勢陡、更易縫相參差者是也、何謂錯綜、組織者之一左一右、一低一昂者是也、文字千變萬化、雖無定法、大要不越、是六者、能盡六者之變、縱筆所如、無有或差者矣。

法要謹嚴亦不要太嚴繩削太過則筆勢必窘法嚴累氣理所必然耳譬如雀舞空庭則翩躚可愛而樊欄太窄則羽翻不揚矣騏驎康莊則追逐如風而銜勒太急則步驟不舒矣大抵法不嚴則文不整栗法太嚴則文不疏蕩寬嚴相濟操縱兼施斯善用法者必

法之休方而法之用員故立法欲死用法欲活如輪扁斲輪豈能不循規矩至其甘苦疾徐得之心而應之手則又巧還規外而法極無跡者也文字安排布

置雖有一定繩墨至于操縱開闢之盡變雜合出入之盡神非活法不能若執極而不變則拘泥而不通矣故用法而不泥于法斯巧于用法者也

作文要有趣文而無趣即布置安排盡合繩墨結構組織具極工巧而玩之若嚼蠟聽之若叩缶有何可取何謂趣意之所不盡而有餘者是也昔人謂听鐘而得其希微采月而思游汗漫此善于形容者也即以樂喻鐘鼓管籥雖各異音然而音各有韻惟有韻故聽之者鏗然盈耳怡然會心若戛然作寂然止響

無餘音、無遺韻則聽者倦矣此趣之說也

趣者味也文之有趣味猶食之有滋味也食無滋味即珍錯滿案不可人之口文無滋味即璀璨盈篇不饜人之心何者其中固無可咀嚼也然趣從蘊藉中流溢者也非可強探而得必學問充積之深義理演貫之熟然後發之意、有餘旨出之詞、有餘味不然而中無蘊蓄外必索然如釀酒者既不須麴蘖之美又不俟醞釀之熟安得有好吃滋味

要知文趣須知行文虛實之法文字體貼發揮雖要

着寔至于玲瓏寓意見鏡花水月之趣往于虛處
得之有用寔意發揮者亦有用虛意游衍者有用寔
語襯貼者亦有用虛語點綴者有用寔字填塞者亦
有用虛字幹旋者蓋不寔則浮而不切不虛則累而
不逸寔不著相虛不落空文章家妙訣也昔人有云
莊子文章善用虛以其虛而虛天下之寔太史公文
章善用寔以其寔而寔天下之虛微執言乎學者所
當默會也

文之有致猶身之有儀夫均一身耳其耳目同口鼻

同四肢百骸盡同然有望之而可敬即之而可愛者
有望之而可鄙即之而可憎者何也其威儀不同也
人而無可象之儀斯容貌不足觀矣文而無可挹之
致其詞藻無足道矣

致者風神中之作用非可力索而能也即如一般樣
人其一人風神爽朗則其舉止態度自然飄逸其一
人風神昏庸則其舉止態度自然齷齪即欲勉強學
他便費許多矜持且粧做出來畢竟不像可見文字
風致全由精神中煥發能聚精會神始可與言矣

致

文字須輕徐敷衍方有致若操持太急筆削太嚴則風神拘窘致安從生故善作文者惟于關鍵所在如提掇過接收繳處極力結構其餘只隨手稱意平行去便覺步驟舒徐風神瀟灑且見文字有操縱若一步一步趨一句一股皆要着力則束縛困苦之狀滿篇皆是矣如人威儀舉止當于見賓承祭時費些矜嚴其他平常起居必安閑舒散若時刻都要矜持雖恭而不恭矣即夫子在朝廷則色勃足矍及燕居則申々天々是何等風致

文字要有天然之致夫風行水上無心于文而文自
生試觀天地鼓鑄萬物形之色々莫不各極其巧而
造化者初非有心雕琢之物各付物而天下之巧莫
加焉此至文也即以詩喻詩三百篇大都出于里巷
歌謠不假雕琢而情景宛篤義意切至何待天然後
世按法度較聲律思索愈苦推敲愈工而情景愈遠
義意愈離始知文字推敲非工不推敲而工者乃天
下之極工者也鏤刻非巧不鏤刻而巧者乃天下之
極巧者也藻繪非麗不藻繪而麗者乃天下之最麗

者也。袁了凡云：文字過而無過行，而無行伏而忽起，斷而若絕。蘇東坡云：行乎其所以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以不得不止。文而至是，即晴雲卷舒于空中，落花蕩漾于水面，不能喻其天然矣。荆川先生謂文字非但做之為高，而所不做亦為高大；做之高則工夫推琢之致也，而不做之高則神化自然之致也。

文字要玲瓏，全在寫景。然景由境生者也。欲臻妙景，須履寔境。如山水自有山水之景，草木自有草木之景，雲霞自有雲霞之景。須以身涉其趣，神契其妙，方

能形容逼真然謂之曰景又不可以形迹言也須以
虛意游衍以微詞點綴若有若無若遠若近如畫工
圖物望之色相儼然而即之形質無有斯為佳耳若
直露形迹畚成麤淺前輩謂鏡花水月可玩而不可
捉此善言景者也

景由境生亦由情會此自人懷抱中來故光景要好
須意興要佳意興要佳須胸襟要大且如蘇長公赤
壁二賦抽寫光景何等逼真而要其當時襟次真有
齊萬物為一體通古今為一息者若非有此胸襟安

得有此光景可見文章出自襟懷彼齷齪者安能
景不必求之太深天地間事々物々各有自然色態
各有天然景致能以意會即輕風淡月淺水蘆花亦
自成景故曰目前之景為景更真

五色錯綜乃成華采經緯就緒乃成條理此文章之
所由名也故文必有采文之有采也猶金之有成色
玉之有宝氣也金無成色與銅鐵異殊玉無宝氣與
瓦礫異異文無光彩是亦銅鐵瓦礫之類也何足貴
乎嗚呼劒埋豐城氣衝牛斗亦有精采豈不射人

游菴塾續文規卷之八終